

新疆重大历史题材文学丛书

铁 流 西 进

李宝生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铁 流 西 进

李宝生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流西进/李宝生著·—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0

ISBN 7-228-05439-3

I. 铁…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3174 号

铁 流 西 进

李宝生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3 插页 32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999

ISBN 7-228-05439-3/I·2004 定价:30.00 元



李宝生，1941年生于陕西宝鸡市，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东疆军区文化处处长、宣传处处长。1985年任新疆军区文化处处长，1988年授大校军衔。1993年始任专业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4年，他的处女作《神枪手和万里云》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海文艺、新疆人民等多家出版社辑入优秀短篇小说集。此后，他陆续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风雪马蹄声》、《皑皑的雪山》、《沙迪克的婚礼》、散文集《西部军旅风情》、《远去的军马》、长篇叙事诗《鹰笛》、长篇纪实文学《新疆1949——国民党新疆驻军九·二五起义纪实》等七部著作。

此书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的第二部长篇纪实文学。

铁
流
西
进

责任编辑 徐晓琳

封面设计 王洋

责任校对 李玉新

责任校对 钟鸣

铁流西进

献 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50 周年!

新疆和平解放 50
周年!

为新疆和平解放建
立功勋的全体将士和各
族人民!

新疆重大历史题材文学丛书



《新疆重大历史题材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玉胡

主 任：陈统渭

副主任：王仲明

编 委：陈伯中 刘 宾 陈重秋 张 列

浩 明 谢 敏 杨 芊 富克瑞

柴鸿鸣 高启荣

前 言

重大历史题材，从来就是文学创作注意的中心。古今中外许多举世瞩目的文学名著，都得益于社会重大历史题材，从而成为时代的镜子。文学取材于社会重大历史生活，于文学、于历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于读者，则既是一种历史知识的学习，又是一种文学的享受，并且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感情的陶冶，因而有益于文学事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疆对人类文明建设愈来愈显示其独特的意义。新疆的重大历史生活，从一个独具特色的方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轨迹，一种规律。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似乎处于遥远的边地的新疆，它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当代历史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新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生活，有着滴水见太阳的效果。而且，新疆这样一个长期被人们视为神秘的地方，用文学来反映它，自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从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基于这种考虑，由新疆党史研究室发起，与有关宣传、文化部门协作，制定了编创《新疆重大历史题材文学丛书》的计划，并且得到了自治区党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和一批知名作家的支持，决定选择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疆历史题材，创作一批包括人物传记、中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等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奉献给广大读者。

《丛书》的创意和特点，决定了这批作品要遵循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而以历史真实为主的创作原则，而艺术真实则是基于对于历史生活的选择和对于历史生活合理而必要的推衍。作品依托于党史工作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文学工作者自己的发现和体验；作品反映新疆的历史，但不是写成历史，而是写成文学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是历史人物形象，又是文学形象，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学形象。历史给文学提供了创作的框架，但不可能提供每一个生活的细节。这正是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作家为读者和历史架起的桥梁与历史学家为读者和历史架起的桥梁不能等量齐观。这是我们《丛书》的编创者对广大读者的一个期望。

《新疆重大历史题材文学丛书》编委会

1999年10月28日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铁钳合围
29	第二章	翻越祁连
47	第三章	现身说法
81	第四章	占领酒泉
129	第五章	叛军作乱
167	第六章	谈古论今
203	第七章	二次长征
231	第八章	踏平瀚海
285	第九章	三军入城
309	第十章	边塞风云

359	第十一章	尧乐博斯
	,	
393	第十二章	保卫伊吾
449	尾 声	天网恢恢
463	参考书目	
464	后 记	

第一章



铁钳合围

王震下巴光光的，毛主席怎么叫他王胡子？

王震率领的一兵团和二军正在由西宁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挺进；许光达率领的二兵团及三、四、六军正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疾进；由天津抵达兰州的战车营，也浩浩荡荡地向河西走廊开进，一、二兵团像张开大口、硕大无比的钳子，正向河西的逃敌合拢……

这是兰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8月28日。

在兰州近郊的皋兰山、五泉山上，战争的确烟还未散尽，在沈家岭和黄河沿岸碉堡的残垣断壁里，一股股冒着青烟的火舌若隐若现……战争虽然没能按照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的意愿，使兰州成为反共复国的后方基地，也没能顺着彭德怀的思路，毫无创伤地保全这西北的古老城市。战争太残酷了，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坐落在兰州繁华区，昔日富丽堂皇，被称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心脏”的“三爱堂”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成了凄凉的“凤凰”。就在两个月前，马步芳刚刚登上“西北王”宝座的时候，他是多么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狂叫“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他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请御用文人呕心沥血为其构画的蓝图竟是这样短命！昔日两块金碧辉煌、神圣不可侵犯的金匾，而今早被战士们踩在了脚下，扫进了不耻于人类历史的垃圾堆。

“三爱堂”还是被废物利用。

此刻，“三爱堂”里座无虚席，但已不是三天前穿着笔挺将校服的国民党军官，而是着灰色、黄色粗布军装的解放军师以上干部。

第一野战军正在召开总结兰州战役大会。

在主席台正中间就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彭德怀两旁分别坐着第一野战军副总司令张宗逊，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二兵团司令许光达等人。

与会者除了第一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外，还有两天前刚刚成立的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张宗逊兼主任）；兰州市人民政府成员吴鸿宾兼市长；兰州警备司令郭宝珊、政委李宗贵以及已于1949年7月任命的甘肃省军区司令员王世泰、副司令员徐国珍等人。

会议正在进行。

彭德怀身着灰布军装，站在讲台中央，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面色严肃地说：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敌方工事之坚固，敌人之凶悍顽强，地形之有利于敌，均属前所未有的。我野战军投入兵力之多，火器之强，战斗之激烈，付出代价之惨重，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过三天的浴血攻坚和激烈巷战，歼灭了马步芳主力第八十二军3个师大部，一二九军2个师各一部，3个保安团共2.7万人。毙伤1.2万人，俘1.37万人，困涸渡黄河淹死20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战防炮、六〇炮共计128门，还有汽车、骡马和大批军用物资……”

“兰州战役的胜利，不仅消灭了西北国民党军战斗力最强，反共最坚决的马步芳主力，使西北其他敌军完全陷于分散、孤立之境地，而且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甘肃河西之门户，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像彭德怀所说，兰州战役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战。这不仅是在西北战场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不多见的。

国民党政府为达到盘踞西南，苟延残喘，以图反共复国之

目的，企图依靠西北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力量，特别是“二马”钳制第一野战军主力而不使其入川。国民党方面知道，“二马”主力战斗力较强，未遭受过严重打击，反共坚决，必然会同解放军在兰州决一死战。于是在8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了有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会上，阎锡山秉承蒋介石旨意，不仅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大献殷勤，分外热情，竭力协调缓和胡及“二马”之间的矛盾，而且言必强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团结反共。阎锡山娓娓动听的言词，声泪俱下的表情，终于使胡宗南与“二马”握手言和，与“二马”之间多年的宿怨也烟消云散。他们顿足捶胸，信誓旦旦，决心与党国共呼吸，与西北共存亡。具体步骤是：马步芳先出动外围兵力，在陇东一线与我军周旋，吸引我第一野战军主力步步进逼，马步芳则节节抗击，最后退至兰州，凭险固守。待我第一野战军主力集结于兰州城下时，胡宗南、马鸿逵则东西夹击，全面进攻，届时，国民党统帅部也将派出空军，对我军施行打击，妄图将第一野战军主力围歼于兰州外围。

阎锡山、胡宗南和“二马”做出这样决定并非空穴来风，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也并非没有来由。因为兰州不仅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兰州城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东西长20公里的南山和横贯全城的黄河是城市的天然屏障。况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把兰州作为后方基地，在城壕的四周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国防工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又在原工事上加固了钢筋水泥，低堡外壕增设了铁丝网、地雷等设施。主

阵地之间不仅都有公路贯通，而且阵地间火力都可相互联系，相互支援。马步芳深知，兰州决战是他生死存亡的关键，因而他将主力全部用于防守兰州，并由其子马继援坐镇指挥。

敌人依山夹河而陈，兰州确实易守难攻。

可是彭德怀的思路与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彭德怀的话并非豪言壮语，兰州城经过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攻破了。但战斗进行得很残酷，很艰难。我军每占领一条壕沟，每攀登一道峭壁，每夺取一个阵地，都要经过艰苦的鏖战和反复的争夺，甚至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有些阵地的夺得，就是踩着敌人的尸体冲上去的。

敌人的尸体满山遍野，我军的伤亡也是极其惨重的。在有些战斗激烈的阵地上，简直分不出哪是敌人的尸体，哪是我军战士的尸体……兰州一战使我第一野战军共伤亡 8700 余人。有的团达 1500 多人，到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

当彭德怀在总结中谈到上面那些可歌可泣的壮举和伤亡数字时，他那本来就十分庄重的表情变得更加肃穆、严峻了。他停顿片刻，借以平静那难以控制的思绪，良久，他才用低沉、缓慢、充满着依恋、怀念的感情说：

“兰州一战我军虽然歼灭了胡、马的主力，扫除了进军新疆的道路，但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有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南下北返的老同志，在那样漫长、残酷的岁月里都挺过来了，眼看着就要见到全国解放的曙光，却倒在了兰州城下……兰州城的解放，是我们这些英雄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用他